

復旦大學出版社

吴中杰评点

鲁迅小说

○吴中杰 编著



吴中杰评点

鲁  
迅  
小  
说

吴中杰 编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中杰评点鲁迅小说/吴中杰编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6

ISBN 7-309-03660-3

I . 吴… II . 吴… III . 鲁迅小说-文学评论  
IV . 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3612 号

## 吴中杰评点鲁迅小说

吴中杰 编著

---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

责任编辑 高若海

装帧设计 孙 曙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

印 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6 插页 4

字 数 412 千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一版 200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6 000

---

书 号 ISBN 7-309-03660-3/I·238

定 价 24.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出版说明

在鲁迅著作中,人们研究得最多的是小说,而鲁迅小说的评点之作,本书是第一部。鲁迅研究专家吴中杰先生借鉴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评点之法,将多年来鲁迅研究的心得,化为富有杂文意味的评点文字。全书逐篇评点鲁迅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中的小说。每篇小说均有精彩的边批与篇末总评。边批为正文解读,笔墨多有情趣,点到为止,要言不烦,发人深思;篇末总评从作品思想、人物性格,到布局谋篇、笔墨技巧等无所不评,无所不点。本书有助于学习鲁迅者读懂鲁迅小说,对鲁迅研究者亦颇多启发。

## 前　　言

在鲁迅著作中，人们研究得最多的是小说。有单篇评论，有综合分析，有通俗讲话，有专题探讨，论著之多，难以计数。然而，独有评点之作，则未之见也。

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方法，多用之于小说和戏剧研究。卓然成家者，有李卓吾、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辈，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评点派，他们对于《水浒传》、《西厢记》、《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等作品的评点，至今仍有存在的价值。但自从西洋批评方法传入中国之后，评点之法也就衰落了。

其实，评点法有一般的评论文章所无法替代的长处。评论文章大抵只能论述作品的主旨大要，却无法顾及它的细微之处，而作者的情思，则往往体现在抒写的笔墨中，伸展到作品的各个角落，不将此中意蕴点出，就无法全面阐发作品的内涵。特别是鲁迅的小说，笔墨寓意深刻，时时触及现实，作品所蕴含的思想内容，不是主题论述所能概括得了的，采用

评点法，或可弥补评论文章的不足。

评点派要求对作品进行细读，与英美新批评派的文本细读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新批评派强调文学的内部规律，偏重于艺术形式方面的研究，而评点派则对内容和形式都很注意，从作品思想、人物性格，到谋篇布局、笔墨技巧等等，无所不评，无所不点，似更全面。在过去的评点中，也有些评点者将写作技巧归纳成几条框框，弄成死板的形式，到处乱套，这只是评点派的末流，并非评点方法本身之错。而且，评点笔墨往往也较评论笔墨更有情趣，点到即止，要言不烦，发人深思，此类批评方法，宜乎进一步发展也。当然，被评点的作品也要内涵丰富，才能经得起评点，若面对单薄的作品，则评点者大概也就无法可说了。

古代小说的评点，方式很多：有眉批，有夹批，有回前总评，有回末总评，还有双行夹批之类，一书之中，综合使用。但夹批夹在正文中间，时时割断正文，双行夹批则夹在两行之间，排印不便，我都舍弃不用，回前总评和回末总评都是全篇综合评点，可以归并于一，所以我只用眉批与回末总评两种。但眉批是直排本的说法，现在的横排本，当然是改为边批了，鲁迅写的是短篇小说而非章回小说，故回末总评也就成为篇末总评。但比起我所评点的鲁迅杂文和鲁迅书信来，则多了许多边批，格式已是两样了。盖因小说的形象化程度高，寓意丰富，单是篇末总评，难以尽其意也。

鲁迅的小说创作，自 1918 年《狂人日记》发表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但其起始，却要早得多，可以

上溯到 1903 年所写的《斯巴达之魂》。这篇作品取材于古代希腊的历史故事，以斯巴达人的尚武精神来激励国人，写得很是激昂慷慨。但是编译的成分较多，还不能称之为创作。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说：“例如最先的两篇，就是我故意删掉的。一篇是‘雷鋒’的最初的绍介，一篇是斯巴达的尚武精神的描写，但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可见这篇小说虽非原创，但也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尚和鲁迅早年的浪漫情怀，还是值得注意的。但我们仍尊重鲁迅自己的意见，不将此篇收入他的小说集内，而只是收进了他自称“最初排了活字”的“文言的短篇小说”《怀旧》，作为《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个短篇集之外的附录。而且，《怀旧》在鲁迅的创作历程中也显得更为重要，从这篇作品开始，他转向了现实主义方法，重于对社会进行冷静、深入的解剖。鲁迅小说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在这篇作品中都已初露端倪。

鲁迅只有三个短篇小说集，数量不多，而且没有长篇。这一点，常为某些论者所垢病，无论在他生前或者死后。但这垢病，却正反映出垢病者本身的毛病来：只讲数量，追求虚夸的成绩，而不知艺术贵在

独创，以质取胜；而且囿于流行观念，以为只有写长篇小说才能成为大作家，而不知其他艺术形式的价值。当这种浅薄观念与浮夸风相遇时，文坛上就出现了许多无人阅读的长篇小说。这实在是一种浪费。除了浪费时间，浪费纸张以外，还有什么积极意义呢？受此“丰收”之灾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认真读一读为数不多、篇幅不长的鲁迅短篇小说，就会觉得它是多么丰厚的了。

我希望评点本《鲁迅小说》的出版，不但能够对学生们们的阅读提供一种帮助，而且也能对艺术创作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2003/1/21 于沪上木石斋

# 目 录

前言.....	1
呐喊.....	1
自序.....	3
狂人日记 .....	11
孔乙己 .....	25
药 .....	33
明天 .....	46
一件小事 .....	55
头发的故事 .....	59
风波 .....	67
故乡 .....	78
阿 Q 正传 .....	91
端午节.....	137
白光.....	148
兔和猫.....	156
鸭的喜剧.....	163
社戏.....	169

彷徨	183
祝福	187
在酒楼上	209
幸福的家庭	223
肥皂	233
长明灯	248
示众	261
高老夫子	268
孤独者	280
伤逝	306
弟兄	329
离婚	343
<b>故事新编</b>	<b>355</b>
序言	357
补天	362
奔月	374
理水	389
采薇	407
铸剑	429
出关	450
非攻	462
起死	476
<b>附录</b>	<b>489</b>
怀旧	491

呐 喊



## 自序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 N 进 K 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

青年人本来多梦想，直待碰了许多壁之后，这才变得现实起来。有了丰富的人生阅历，笔下也就显得深沉了。

药引奇特，不易办到，这才显得医道高深；正如行文艰涩，不易读懂，这才算是好文章一样。然而实际上，却是无效的。

此乃人生经验之谈，极富哲理性。鲁迅有此经历，才能把世

情看透。

新的天地，都是走异路的人创造出来的，念念于正途出身者，大抵是些循规蹈矩，缺乏创造性的人，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时期，尤其如此。

幸亏鲁迅决定走异路，这才于子曰诗云之外，接触到许多新知识、新学问。

世上多庸医，庸医靠骗人而生，误了多少病家。鲁迅有丧亲之痛，故在维新思潮中有此偏激之言，亦情理中事。但中医本身并不骗人，它有系统的理论，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其医道使中华民族得以繁衍。鲁迅后来看法亦有变化。

这一画面能对鲁迅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是由于在此之前，鲁迅就开始研究国民性的改造问题。

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办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 N 去进了 K 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毕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

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命运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学习西方医学，是为了促进维新，弃医从文，也是为了维新。术业不同，目的—也。

想以文艺来改变国民精神，是启蒙主义文艺观的表现。但此时人们还未意识到思想革命的重要性，所以鲁迅只能在冷淡的空气中开始他的文艺运动，于是失败也是必然的了。

先觉者的主张，往往不为周围的人们所理解，这是寂寞的根源，也正是改革者的悲哀之处。正因为有这样的人生体验，才能写出《药》的悲剧来。

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说：“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S会馆者，绍兴县馆也，在北京宣武门外，从1912年5月至1919年11月，作者寓于此。

五四以后，胡适与李大钊等人进行过问题和主义之争，此处随手引入，很有现实感，且十分贴切。

金心异者，钱玄同也。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调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此语可与铁屋子的比喻相印证。非有过沉痛的教训者，不能出此语也。

鲁迅说：“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记谈话》）所以他虽然对前途感到渺茫，但并未抹杀希望。正因为如此，这才出来呐喊助阵。

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是为内因。有了这个内因，才会顾及不主张消极的主将的“将令”。